



# 讀法華經；修法華行

諸位賢者：

今天我們共同來研究，為什麼我們要讀法華經？修法華行？

《楞嚴經》跟《金剛經》是破妄，《法華經》是顯真。它透過一心三觀，觀十法界十如是，從心法裡面趨向佛法界，這個是成佛的捷徑。就是從心性來帶動緣起法，這個叫做稱性起修。

我們凡夫是在因緣所生法裡面活動，所以弄得自己傷痕累累，人生無解。然後呢，你修空觀，跟因緣所生法隔離，那可能會完全落入空性，跟因緣法隔離了，這也是落一邊，就是偏空了。心性不是這樣，心性的好處是--它本身能夠超越因緣，它又能夠跟因緣互動。就好像蓮花，它沒有離開污泥，但是它能夠吸收污泥的養分，促成它的成長。

我們眾生法界，從因緣所生法來說是煩惱障、業障、報障，這當然不妙了。但是，如果我們把這些因緣所生法——所謂輪迴的後遺症撥開來，佛陀說，能夠使令我們開示悟入佛的知見。也就是說，佛陀為什麼能夠開示悟入佛的知見呢？表示我們有那個知見。諸位！佛陀不可能把一個知見或佛性送給你，不可能的。佛陀只有引導你去找到本來屬於你自己東西。所以佛陀的知見、佛陀的智慧，是在所有的污泥當中，煩惱障、業障、報障當中，有一個佛陀的知見。

我們從舍利弗尊者的成長過程來看，他一開始接觸的佛法是《阿含經》。《阿含經》是一個權法，它講四聖諦。它告訴你，一個生死凡夫怎麼樣能夠快速地離開生死輪迴，所以它並沒有告訴你成佛之道。舍利弗尊者在阿含會上，他可以說是充滿了自信，因為他把整個四聖諦修完了。所以一般聲聞人經過《阿含經》以後，他確認了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皆辦，不受後有。」他覺得他是大事已辦了。

諸位！每一個人證得阿羅漢以後，他認為他人生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等待死亡的到來。我們一般人怕死亡，阿羅漢他對死亡是充滿了期待。他認為：「我今何用此色身，荷負眾苦不休息。」阿羅漢認為他拖了這個皮囊，對他來說是一個負擔了，但是他又不能自殺，因為自殺犯殺戒，所以他就今天去托鉢，回來把腳洗洗就入禪定，他就等待死亡的到來，因為他覺得他大事已辦。直到方等會上，他這個時候跟諸大菩薩一接觸，看到這大菩薩的甚深功德，對他刺激很大。因為他認為「我等同入法性」，就是說阿羅漢認為，我入了涅槃，你們菩薩也入了涅槃，他認為涅槃是一樣的。結果，在方等會上發覺，此涅槃非彼涅槃。我的涅槃只有寂靜安穩，菩薩的涅槃叫做功德莊嚴；甚至於到般若會上，佛陀還跟菩薩們授記，說你的涅槃是可以成佛的。但是阿羅漢們在般若會上，從來沒有看到佛陀跟阿羅漢授記，所以心中是既疑又悔，充滿了悔恨。想當初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條路呢？因為在方等、般若會上，佛陀是配合二乘人的根性講差別法。你修聲聞四諦法，當然到了阿羅漢就結束了。你修十二因緣就是成就緣覺，你修菩薩乘自然是成就菩薩。所以，在法華會上之前，阿羅漢認為說「開弓沒有回頭箭」，

我當初選錯了因地，現在已經沒法改變。所以他充滿了悔恨說--我當初為什麼就匆匆取證，我應該稍微等一下，想清楚了。所以他認為對他來說是一種重大損失。直到法華會上，佛陀說所有人都沒有損失，任何的不足都可以把它修補過來。為什麼？因為十方佛土中只有一乘法。剛開始你是修慈善事業的，那說你是人天種性，沒有錯，從因緣上你是人天種性；你這個人接觸的是一個小乘的教理，修四聖諦的，二乘種性；或者你是修菩薩種性等等，這個都是因緣的修證。如果我們今天願意做一件事情，就是「迴光返照」，就會把所有的差別相找到一個共同的平台，所謂的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」。這樣子，你修什麼法已經不重要了，因為你已經「會三歸一」，你已經入了佛陀的菩提法性之海。那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，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。

「佛以方便力，示以三乘教。眾生處處著，引之令得出。」這個地方對舍利弗尊者打擊也很大。多少的歲月，阿羅漢不容易啊。諸位！阿羅漢要放棄他所有的感受、想像、色身，他必須把物質、內心的世界全部放棄-這不容易啊。為什麼？因為他想追求涅槃。所以，支持阿羅漢不斷用功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涅槃寂靜樂。現在你告訴我這個涅槃是方便力，那只是一念心性所現的一個影像，一個假名假相假用，沒有真正的涅槃，所以這個時候，對舍利弗尊者們的打擊是很大的。所以「初聞佛所說」，聽到佛陀講到實智的不可思議，講到權法的方便，這個時候心中產生驚怖、疑惑。什麼樣的驚怖、疑惑呢？「將非魔作佛，惱亂我心耶？」這難道是魔王以神通力化作佛陀的身相，來擾亂我的心思嗎？這個一開始就是佛陀的規劃，就是先一個略說。幹什麼呢？動執生疑，先把他的疑惑給逼出來。

基本上，聲聞人的思想，他一路走來，他的教法是我空法有。他放棄生命所有的主宰，追求涅槃。但他的問題在哪裡？他法執堅固。他認為生死是真實的，「觀三界如牢獄，視生死如冤家」，涅槃也是真實的，所以怎麼樣？我放棄了生死，追求涅槃。所以《大智度論》上龍樹菩薩說，「聲聞人聞諸法空如刀割心」，就像用刀去割他的心一樣。你跟我講「生死涅槃等空華」，那對阿羅漢的打擊是很大。我們可以看得出來，「將非魔作佛，惱亂我心耶？」在整個聲聞人心中唯一的目標，在法華會上剛開始，佛陀說是一個方便法，那對阿羅漢們來說，可以說是產生很多的驚怖跟疑惑。可能他學了以後也不見得受益。《法華經》是什麼時候最受益？你什麼法門都修過了，但是都找不到目標了。拜懺也拜了，持戒也持了，念佛也念了，這麼多多元化的事修以後，你不知道你的目標在哪裡，這就是你學《法華經》的時間到來了。不要向外攀緣，內觀以後你就知道你的方向在哪裡，向內安住。過去佛的說法都是「安住方便中」，都先講權法。為什麼？破障。一開始你講深的道理沒有用。所以你看懺公師父在攝受初學者，他不跟你講《法華經》的，要你趕快去拜佛，工作、拜佛。為什麼？「安住方便中」。你障礙這麼重，心思這麼粗重，跟你講一佛乘的妙理，你聽得懂嗎？跟你講說，沒關係，你打妄想的心就是真如，你會受益嗎？你不會受益的。初學者 就是多拜懺、持戒，懺悔、持戒、修福。就是什麼？「安住方便中。」過去佛就是這樣做的。

諸位！成佛之道，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，你有你的路子，他有他的路子，我們只求真理一樣。我們從佛堂出來以後，你做你的，他做他的，事修不可能一樣。所以這叫常同常別。你喜歡布施，不影響你成佛；你喜歡持戒，也不影響你成佛。事修沒有決定性，「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」。就是你為什麼要布施，這個比較重要，你的因地發心。說我布施為了追求快樂果報，我因為深信因果而布施，那你的檔次就不太高了，因為你依止的理論是要追求快樂。說「我」布施，因為「我」不可得，無常、無我；既然我不可得，我放棄主宰，眾生有需要我就給他，聲聞種性。

按《法華經》的意思，你的布施的一個重要理由應該就是：我要透過布施開顯我自性的功德，是這樣子想的，這叫安住實道。你能夠知道「法法消歸心性」，所有的法門都在開顯自性的功德，無有少法可得，那麼你將會怎麼樣呢？「我定當作佛。」因為你已經走上了一個成佛的道路了。那麼成佛又是怎麼樣呢？這古德用身口意三業的功德來說明：第一個，「為天人所敬」。成佛不是只有一個涅槃寂靜，要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身業的功德，你那個身相要為大家所恭敬。第二個，口業的功德，你要能夠方便說法，權法妙，實法妙，口業的功德。第三個，你有意業的功德，教化諸菩薩，你要有一種中道的實相智慧。

同參們！如果你是一個初學佛法者，你沒學《法華經》，先沒有安住真如，直接從因緣上修證，然後你一路看到你的色身，外面不淨，裡面不淨，最後死亡以後也不淨，你最後會有什麼結果？你將會有什麼結果？你臨終的時候不會貪愛色身。恭喜你！但它的後遺症是你生生世世厭惡色身這個東西(習性)，這個就是你沒有入實法的後遺症--法執。你認為色身是不清淨的，而這個法是真實的，不可改變的。

朽身在此要提醒求生淨土的人：淨土宗是大乘法門，所以他是有生命現象的，他是有依報、正報莊嚴的。什麼叫正報莊嚴？他是有色身的，如果你沒有色身，你怎麼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呢？你怎麼有壽命久遠呢？如果我們今天因地是完全修權法，就是所謂的「執事昧理」。除非你因緣很不錯，後來聽到《法華經》了，開權顯實了，把權法的假相撥開來，原來一切法是一念心性所變現。如果你沒有遇到《法華經》，你一路的膿血交相潤、臭穢常無盡，這樣不斷地觀下去，你的後果就我執輕但是法執很重。

一般你只要從安樂道到解脫道以後，那《法華經》就分高下了。但是諸位！你不能等到那個時候才想到要修《法華經》，那就來不及了。所有的修學都要從因地栽培。如果現在不播種，我們明年就沒有稻米可以吃的了。就是說，我們平常花同樣的時間，同樣的精神體力來念一句佛號，它給你創造了功德。你透過《法華經》，這個佛號會讓你得到安樂、讓你往生，又可以帶你成佛。這個就是妙法，完全不障礙你的任何方便法門。所以，我們不管修什麼法門，只要把妙法放進去，它就是一個成佛之道。所以，我們今天開始正式講到妙法的修學，這個妙法應該怎麼啟動。

一個人從有入空是很容易的。因為有相的因緣果報，你稍微有點智慧的也知道，人間的快樂有很多問題，「譬如美食 夾雜毒藥，初雖美味終成大患」。你不一定要學太多經典，你就一般的常識來看人世間，人世間的快樂帶來的後遺症太大了。所以從有入空其實不難。但是要從空到中道，這就非常困難了。因為一個人入空以後，那叫一個涅槃寂靜的快樂，但是他將永遠失去諸佛的功德莊嚴，就像本經的舍利弗一樣。剛開始在<方便品>的時候，他也是向佛陀質疑：我等同入法性，佛陀你講空性的時候，我在場，文殊菩薩、彌勒菩薩、普賢菩薩都在場，所謂的三乘共坐解脫床，為什麼我證得的空性，我什麼都沒有？我只能夠一天到晚在山上觀一切法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，只能夠涅槃寂靜。為什麼我證得空性，我只得到寂靜？

為什麼文殊菩薩證得空性，他能夠月印千江、百界作佛？舍利弗在本經裡面向佛陀質疑，意思就是說佛陀您老人家是不是不公平？佛陀說，這個不能怪我。同樣的空性，人家要多修一個妙法。譬如大雨，大雨普降大地，你一個小草吸的水是小的，一棵大樹吸的水是多的。這不能怪下雨不公平。我也是同樣講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，那麼為什麼文殊菩薩聽到這



句話他能夠真空妙有，你們聽到就只看到空而已？---因為少了一道妙法這個程序。

同參們！當你想要學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你就要有心理準備了，表示你很認真地開始要進入你內心世界了。如果你還想要去追求外在的世界，那你還沒有資格學《法華經》。對不起！你可能去找前面的阿含、方等、般若，修修人天乘，修修二乘的涅槃寂靜。你一旦學《法華經》，那就是說，你的生命跟外境已經暫時（至少你是暫時）先離相。每一個人都是要先離相。離一切相，才有辦法即一切法。所以，當你學《法華經》以後，你一開始就進入了所謂的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」，你要跟因緣法暫時地說再見了。那等到你《法華經》修好以後，你再重新面對因緣，那就不一樣了，那你叫做一朵蓮花。你用你內在的功德去帶動外在的因緣，那你的人生叫做歷事鍊心，順逆皆方便。那個沒什麼快不快樂可言，快樂痛苦對你來說根本不算個事。當你放棄人生的時候，你開始在掌控人生了

我們凡夫太注重一時的感受。其實，你把目標放遠一點，人生只是短短幾十年。你是假借人生的順境逆境來啟發你內心的功德，或者說啟發你往生的功德。所以，你現在暫時先放棄外在的因緣，等到你《法華經》學完以後，你再來觀世間，就像佛陀說的，猶如夢中事，人生如夢如幻。那個時候你就是主動式的人生了。你沒有學《法華經》，你的人生是被動的，你的人生一句話就講完了，叫做「萬般皆是業，半點不由人」。業力要讓你快樂，你一定會快樂；業力要你痛苦，你也只好痛苦。你完全被動了。因為你去追求它，那你就只好被它帶走了。諸位！當你放棄人生的時候，你開始在掌控人生了，就是人生就是你說了算：我要把今生往哪一個方向引導。你只要透過即空即假即中，那你今生就是趨向你目標的一個很重要的過程，而今生就很有意義了。不管它給你痛苦、給你快樂，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它的整個順逆的因緣會激發你趨向你來生的目標了。所以《法華經》的思想就是，透過內觀而發起願力。

《金剛經》說：「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」這個地方要注意了！就是說，你當初從三界的快樂你是怎麼解脫出來的？也就是說，你這個空性的智慧是怎麼修的，會影響到你後面的走向。這個空性是怎麼修的，很關鍵。如果你這個空，比如說阿羅漢的空，他等於是心外求法，他離開了一念心性修無常無我，然後創造了一個涅槃寂靜的假相，他自己的心就住在那個假相。這種空，他就很難發起菩提心了。如果這個空是內觀而來的，你觀照你一念心性很多妄想，但是這個妄想只是個表層；你再往內觀進去，回到生命的原始點的時候，發覺一念心性本來清淨。這種空，你自然會發菩提心。

為什麼所有的經典聲聞眾都會排在菩薩眾前面？

在結集經典的時候，我們一般的常法，都是把聲聞眾放在前面。不只是本經如此，所有的經典都是如此。那麼蕩益大師就提出一個疑問：為什麼聲聞眾會排在菩薩眾前面呢？按說菩薩的功德是全方位的，他是即空即假即中，他不是只有不受一切法，他能夠轉變一切法。他不但是消極地不受，他能夠主動地轉煩惱成菩提，轉生死為涅槃，甚至於普門示現。那麼為什麼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是排在舍利弗尊者、目犍連尊者後面呢？

蕩益大師提出三個理由：第一個，出世相故。這些阿羅漢，咱們先不談他內心的功德，就論他外在的相狀。因為他剃髮染衣，他現出的是三世諸佛清淨的幢相，就是他的相狀跟佛是一個相狀，當佛入滅了，這個相就由僧團來接續，這一點值得尊重。



第二個，常隨佛故。這些僧團，佛陀到哪裡，基本上就跟到哪裡，經常親近佛陀，是佛陀的內眷屬。所以這一點也值得尊重，常隨佛故。

第三個，佛法賴僧傳故。從弘護正法、續佛慧命的角度，僧眾扮演了不可取代的角色。

我們過去生的臨終的時候，一念的愛取煩惱，那再加上我們業力的牽導，看到父精母血的結合。所以恩愛迷情的心法，一個顛倒妄想跟這個業力所變現的，這個父精母血的結合，才虛妄有此色身。這個「妄有身」很重要。也就是說，色身是怎麼回事？是我們一念心，因為業力跟煩惱的和合變現出來的，它是唯心所現的一個影像。這樣子講那就是「借假修真」了。那這個影像有什麼好斷的呢？雖然是如夢如幻，但是還是要斷，我們要借觀照色身的不淨，來斷我們心中的煩惱，不是要斷色身。

色不迷人自迷，色身其實沒錯。所以不淨觀只是一個方便說，因為我們喜歡色身。喜歡異性叫做姪欲心，喜歡自己的色身叫身見。那佛陀的方便就是說，問題在於你心中的煩惱，不是色身。你看阿羅漢，看到漂亮的色身他也不貪愛嘛。那怎麼辦呢？我們透過一種方便門，權法。就是說，我們透過觀察色身不淨，來調伏我們心中的貪愛煩惱。這個方法就對了，這樣的修學就完全沒有後遺症。用如夢如幻的法藥，來對治如夢如幻的五蘊。所以你整個修學一定要安住實法中，一定要先安住，才能夠談調伏。

所以，我們《法華經》的修學是，把解脫道跟菩提道同時修學。調伏愛取是個解脫道，但是你安住一念心性，變成菩提道。你多一個內觀真如，安住一念心性，來對治如夢如幻的不淨色身。那麼這樣子，就把一種斷滅的概念做了一種轉化：我不要再有漏的色身。所以你看我們淨土宗一定是兩句話的，「厭離娑婆」，一定有下一句話「欣求極樂」。沒有人只修厭離娑婆的，不然你到最後跟阿羅漢一樣。你不要娑婆世界，你要去哪裡？所以，你少修一段，這個因地就不圓滿了。淨土宗，我們要把娑婆世界的五蘊身心看破放下，但是你要怎麼樣？對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要欣求。大乘佛法都是這樣，都是轉變，關鍵點就是安住一念心性。過去我們在〈方便品〉也一再強調一個觀念，你要改變因緣所生法，你自己要先跳脫因緣。所以為什麼要先「離一切相」，才有資格談「即一切法」？先把心調整好了，再來對治。

如果你沒有學《法華經》，你也觀想一下，如果你對感受一路看起來，它是痛苦的，是無常的，不可控制的，你沒辦法作主的，因此你對感受就完全放棄了。但是你別忘了，弘一大師講一句話說，修大乘佛法的人，心志要苦，意趣要樂。你看一個人，修行老是苦苦惱惱的，你說這個人也可以修大乘佛法嗎？沒辦法。當然你不能把自己修得太快樂，太快樂你就沒有出離心。但是你一路的悲觀，其實也不利於菩提心的。你自己都沒有快樂，你怎麼可能給眾生快樂呢？這不合乎人性。

所以修行應該是這樣的：這個感受的操作，我們要放棄三界的感受。因為三界的感受雖然有些快樂，雖然你的福報很大，你有能力來享盡世間的快樂，但是朽僧還是勸你不要這樣做，即便你有能力享受財富的快樂，你也不能這樣做。因為三界的快樂是有過失的，「譬如美食，夾雜毒藥。初雖美味，終成大患」。那你這樣講，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對感受的期待完全放棄？也未必。你看極樂世界，佛陀要你「欣求極樂」。你看看，佛陀講《阿彌陀經》，佛陀自己也說：「彼土何故名為極樂？其國眾生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。」佛陀也沒有否定快樂的感受，佛



陀也是用快樂來引導我們。所以，快樂本身不是罪過，問題是你的快樂不能在三界裡面得快樂，你要追求大乘的法樂。

那為什麼叫意趣要樂？你看有些人拜佛，拜一拜，法喜充滿。喜歡拜佛的人，他越拜越輕鬆。當然他有方法，他是下實上虛。喜歡打坐的人，他打完坐以後思惟法義，他讀一遍《法華經》，讀一品《法華經》，他也是身心法喜充滿。這也是快樂的感受。難道你要一昧地否定嗎？你完全否定快樂，那你就變成阿羅漢的種性了--想受滅。阿羅漢就是把感受滅掉，把第六意識的想蘊也滅掉，前五識的感受也滅掉了，所以這個人的六識已經沒有什麼作用了，六根的功能基本沒什麼作用。

同參們！你的成佛之道，你的無量生命當中，你至少要有一次聽過《法華經》，至少要有一次。我今生沒有學，那你來生一定要學；你來生沒有學，那你再來生一定要學。就是說，你如果《法華經》一次都沒有聽，你就不可能成佛了。因為你沒有其他的法門可以取代《法華經》。《華嚴經》是譬如日出，先照高山，你上不去；《阿含經》是獨教小乘法，是講四諦十二因緣，沒有講發菩提心，沒有講真空妙有，只講灰身泯智；方等、般若，有那麼一點意思，但是不明顯，不像《法華經》講這麼直白。

所以諸位！不管你什麼時候開始學都沒關係，你的生命當中至少要有一次聽過《法華經》，更重要的是聽懂《法華經》，那你以後就有成佛的希望了。這是很重要，因為《法華經》是不可取代的。有些法門是權法，比如說，你去修這個法門，他可能不需要。他沒修沒關係，不影響成佛，因為權法是各人不一樣。

你修這個法門，他不一定要修；他修這個法門，你也不見得要修。這是每一個人的過渡。但是對不起，《法華經》你一定要修！你沒有學《法華經》，你不知道怎麼樣操作權實不二，你就成不了佛。

舍利弗尊者本來是一個阿羅漢，他本來準備要滅度了，他帶著一種失望跟後悔的心情，本來他是準備要進入無餘依涅槃，後來佛陀用《法華經》把他給救了。救了以後，他從阿羅漢直接轉到圓教的初住，別教的初地，就直接轉入了法身菩薩，所以有資格受記了。聽到〈方便品〉開示悟入佛的知見，從阿羅漢因為有智慧的加持轉成初地。初地就是法身菩薩，他就可以月印千江，百界作佛，他有這個能力作佛。

諸位！初地是你也有那個能力可以作佛，但是你不見得有這樣的因緣作佛。也就是說，初地你成就的是「法身佛」。這法身佛比較簡單，你在佛堂裡面，你入不思議境，入一心三觀，那你就是法身佛了(相似佛)，你的法身就現前了。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」，你那個道法就把你現成一個法身佛。但是，你要變成一個「應身佛」，你要來到人世間現出佛的身相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你要有你的眷屬，在人世間建立佛法僧三寶。對不起，沒那麼簡單。應身佛是很難的，我們說過，不是靠智慧而已，要有福德力。你現身相，你就要修相好，「三祇修福慧，百劫修相好」。為什麼要修相好？《大智度論》龍樹菩薩說，因為佛法很多道理是不可思議，佛陀沒有相好，他沒辦法攝受眾生。眾生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法相莊嚴，佛還沒開口，眾生已經心服了。就是說，往往佛法的道理跟眾生的思考是背道而馳的，所以眾生沒有智慧來判斷之前，佛陀必須要用先攝受。

其實舍利弗尊者剛開始也是被佛陀大悲心攝受，才安定下來。所以你要有相好莊嚴，你要有福德資糧，更重要是你有人緣。佛陀好不容易現出一個佛的相狀，建立三寶，結果沒有人來信仰，這些眾生跟你都沒緣，那你也不能成就應身佛，那你只能夠變成這個佛的弟子。一佛出世千佛護持，你只能夠護持別人。諸位！你來到人世間，只要你有本事現出佛身，表示你準備好了，智慧力、福德力、因緣力都準備好了。

一般來說，一尊佛要滅度，就是只有一種情況出現：他的法緣已經盡了。你看釋迦牟尼佛，古德說，釋迦牟尼佛，按說他的壽命可以到一小劫，但是他沒有把它用完，他八十歲就往生。為什麼？因為他「所應度者，悉皆已度；其未度者，皆作得度因緣」。就是釋迦牟尼佛他成佛以後，跟他有緣的眾生，善根成熟的全部度完了。他最後一次度的，是他躺在病床上時，一個叫須跋陀羅的人，八十幾歲了，平常可能很懈怠，聽到佛陀要滅度了，趕快衝過來見佛一面。佛陀跟他講四聖諦，最後成就阿羅漢果。度完以後，釋迦牟尼佛知道，他的今生該度的都度完了。所以未來怎麼樣？就是法寶流通了，就隨緣了，給眾生栽培善根了。所以一尊佛會滅度，表示法緣已經窮盡，他該度的都度了。

所以這個地方就是，一個佛的法緣的深廣，就決定一尊佛住世的長短。佛陀在世的時候先把根機成熟的度化了，他滅度以後，剩下的工作就是法寶流通的問題了。這個就是「有法無人」。佛陀滅度以後，這個法在，但是佛已不在了，那麼大家修行就各憑本事了。沒有佛陀了，就是醫生不在，但是藥還在。少了，因為因地的法薄弱了。就是古人說的，這個牛奶慢慢摻水了。正法時代的牛奶，就是佛陀在的牛奶，法味充足；但是越往後走，你摻一點水，他摻一點水，這個牛奶的味道就薄弱了。但是這個法又有點像正法，所以叫像法。正法時代是教觀果證為特色；像法時代，塔廟佛事，大家就忙著蓋廟、做佛事了；末法時代就更糟糕了，它不但是果證少，教觀變少，以持戒修福為主了，就是偏重事修了，對這個教觀的學習就薄弱了。

所以我們平常就要保持內觀，有內觀就會時時反省，不會因為他人的眼色、語言的干擾而激起瞋心。讀法華經時也要將心投入好好地觀想。我們看看六祖惠能大師聽到旁人在討論風動或幡動時，內心觀察而悟出「仁者心動」；牛頓看到蘋果從樹上掉下來時會想蘋果為何會下落而悟出萬有引力；我們凡夫看蘋果從樹上掉下來時，可能就是撿起來咬一口，然後悟出「蘋果很好吃」！

資料來源：

法華勝境介紹的文字與內容引用自下述大德們的講演與著作。

淨界法師；育因法師；性梵法師；慧嶽法師；道源法師；智諭法師；聖嚴法師；道證法師；印順法師；太虛法師；藕益智旭法師等。